



救了一名年轻人，自那以后每到这个日子，年轻人就会给警务站送一束鲜花，卡片上写道：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## 水警是怎样炼成的？

想要成为水警，门槛相当高。“水性要好不必说，除了需要处理常见的警情之外，警务站内的水警都要掌握急救技能，接受心理辅导培训，甚至还要学会如何开船——别看辖区只有短短1公里多，但江面宽广，往来船舶又多，想要迅速赶到事发现场，没有个几年实战经验是不行的。”张君给记者解释。

水警们极少能睡个安稳觉。一个原因是许多警情发生在半夜，另外一个原因，警务站建在黄浦江上，涨潮落潮，船舶进出的噪声，很难让人睡好觉。

挽救生命值得欣慰，但还是有一些生命无法挽回。

水里的尸体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，有的浸泡时间长了，常伴有浓重的气味。

发现尸体后，水警们会认真细致地处理。根据长年积累的工作经验，他们特别定制了水中尸体运送设施，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包裹好运送到水警法医码头。

“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”，弄清楚每一具尸体的情况，是

民警的职责。法医对每一具尸体都会做详细的查验，“人命关天，每个逝者都需要被尊重”，从事水上法医工作十余年的邓德元这样说。详实的检验结果，先进的科技手段，严谨的调查结论，让多起水上命案成功告破，家属受伤的心灵得到告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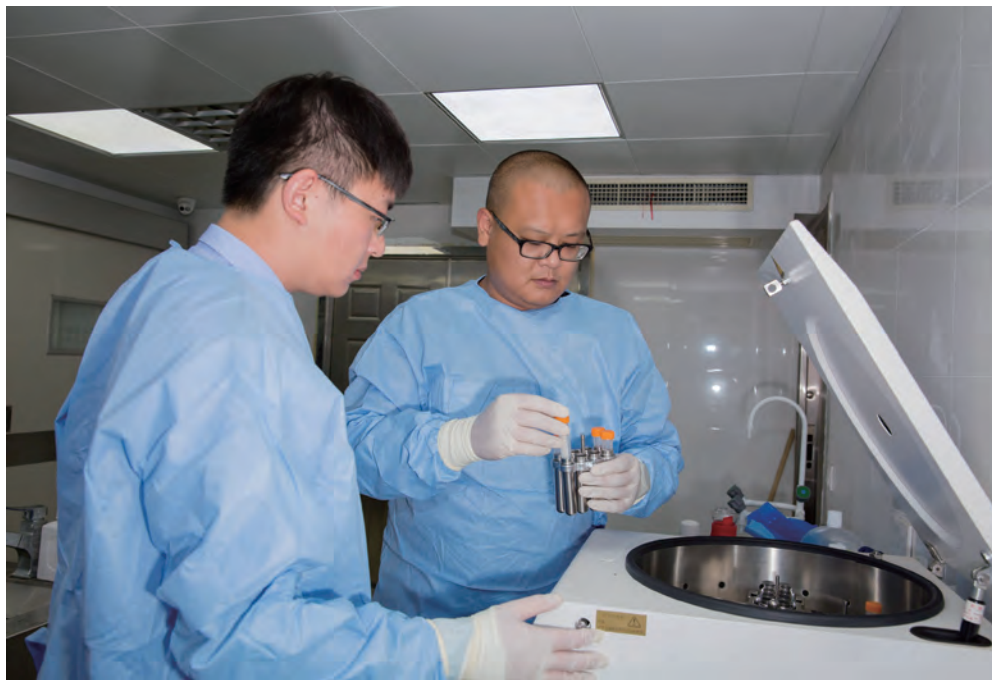
但更多的水中尸体背后隐藏的是一段段晦涩、压抑、失望的过往。水警需要通过各种工作手段，最大程度地回溯死者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负责尸体调查工作的甘元春十多年如一日地奔波在调查取证、接待家属的一线。找寻目击者、调取监控视频、陪家属到殡仪馆辨认、告知家属事件过程的同时，还要做好情绪安抚工作，甘元春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，“他们灰白的面色后面，都是曾经鲜活斑斓的人生，我们用自己最大的能力，帮助家属以另一种形式，陪伴逝去的人走完最后的时光”。

“做这个职业久了，对生命的珍贵有更深入的理解。”瞿乐记得，曾经有一个女孩儿刚刚被救起时身体还是热的，“民警给她做了很久的人工呼吸，但她的瞳孔还是慢慢散掉……那种心痛难以用语言来形容。”瞿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，如果他能再快一分钟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“我们的工作就是跟死神赛跑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另一个生命的希望。”

近几年，一些网红将跳江当做吸引流量的噱头，这为水警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。

水上法医做硅藻检验的。



2020年7月的一天，一名主播在黄浦江边撑起三脚架，准备直播跳黄浦江。因为主播的这一举动，消防、外滩巡逻执勤保安、“120”急救车均赶到现场；外滩派出所的公安艇也在水面上准备就绪，瞿乐也在公安艇上。“主播的这种行为扰乱公共秩序，浪费社会资源，后来主播受到了相应的处罚。”

不论压力多大，不论投浦人背后是什么动机。民警们都表示：我们的工作如果能挽回鲜活的生命，并让他们回到生活的正轨上，是我们最欣慰的回报。■